

蒼松吟

長溥同志囑
辛巳年秋寫



翁长溥晚年诗词选集

前 言

由于诗词便于记忆，我过去学写一点诗词，是为了自己即兴记事、抒情、发议。在文革浩劫中，我从顶峰跌到深谷被斗得最凶，我自比李白“祸起力士脱靴伤权贵”；对我神气的革命造反派，被我咏为红头蝇；想斗垮我吗？我咏“浴净汗尘身舒展，抚我肌肉丰满”。这类记实诗词，在我的回忆录《恶水缘》中，列为文革经历“拉浪吟”。浩劫之后，我写的若干诗词，曾自编成《劫后情》，我在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卸职时铅印了《离任小诗》，曾在友好中散发。

一九八三年全国性调整领导班子时，我任昆明院院长，已年近六旬。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要我留任，我愿在春城享春意；未料到面示我留任的水电部领导李鹏，变为要照顾我叶落归根，回四川任西南电管局副局长；有上海同志又劝我回申落户。应大化水电站庆发电之请我回到广西作客，老主席覃应机、新主席韦纯束等异常热情地欢迎我回壮乡工作。我作〔蝶恋花〕答以“崖边苍松虫未蛀，赴盛方不春光负”。返邕不久，我不再担任第一线行政领导职务，但一直都在发挥余热，使我更

有机遇和时间来爬方格子，出版过《论红水河开发》和《恶水缘》两书。进入新世纪、党庆八十周年、龙滩水电站开工之喜，促我再编此晚年诗词选集。

对我诗词的反应，一般是意境尚可，格律欠佳；有人称我是科技诗人，意即直说颇多，比兴不足。我的诗词根底很浅薄，学了王力著《诗词格律》，也不用来严以律己。我少时听到张打油的冰雪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就感到，作者出口快，读者容易记。毛泽东也喜欢写打油诗，长征途中他见张闻天坠马，即兴调侃：“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行军会摔跤，四脚朝天摔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①王力题《中国历代诗话选》落脚在“情景交融神韵在，不须修饰自风流。”^②我国的传统诗词，现在有今后也还会有众多的严谨的传人，我是自度不配登诗坛大雅之堂的，因此自选自编若干晚年返回广西以后之作，按事类不按时序编排，除注明词牌外，诗不注律、绝、古，但新加注释，并收入一篇有诗意的短文。我乳名松林，晚年自称苍松，集子定名《苍松吟》。

我重回广西的最大愿望，是为龙滩水电站开工，适时呼吁；韦纯束对我最热情，听说他老家象州的温泉也很热，我就乘便去温泉煮鸡蛋来吃；我是中共党员，既扎根广西我又乘便去访了纪念地黄姚。以上这三件事的照片，作为封底，另选少量照片附入诗中。回广西后就新结识了雷爱祖，我一直叫她小妹，她是出自广西名门

的科技女杰兼画家，我请她为我绘画，作为封面。

翁长溥

二〇〇一年十月三日

注：①见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廿九日《辽沈晚报》。

②见岳麓书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王大鹏等编选的《中国历代诗话选》。

目 录

前言	(1)
----------	-----

一、悼先“走”者

卜算子·悼邓小平同志	(1)
悼胡耀邦同志三首	(3)
悼李代耕同志	(5)
悼王英先同志	(6)
龙滩电站开工日悼念覃应机同志	(7)
悼段远钟同志	(8)
悼莫乃群同志	(9)
告别梧州地区老专员张文卿	(10)
悼大化水电厂厂长韦孝华	(11)
参加周华芝追悼会	(12)
悼李少柏兄十首	(13)

二、叶落壮乡

离休两首	(17)
双十欣闻双龙动	(18)
应邀为《广西电力工程》杂志创刊号题词	(19)
“西电东送”要昂起龙头	(20)

天生桥一级电站发电喜前瞻·····	(21)
访岩滩工地·····	(22)
参观岩滩升船机投产有感两首·····	(23)
百龙滩水电工地感赋·····	(25)
西江月·致刘允中·····	(26)
陪客人考察游览广西沿海赠林、宋·····	(27)
赠林汉雄·····	(27)
复赠宋晶·····	(28)
游京族三岛有感·····	(31)
珍珠港·····	(32)
友谊关两首·····	(33)
考察驮娘江·····	(34)
在广西农村电气化会议开幕式上致词·····	(35)
天湖咒语·····	(36)
大龙洞三七三〇工程·····	(37)
容城风貌·····	(38)
贺隆林县农村初级电气化达标验收合格·····	(39)
应龙滩设计单位中南院之邀游张家界·····	(40)
再游桂平西山·····	(41)
龙潭侗寨共舞·····	(42)
三江程阳永济桥同乐·····	(43)
三江晚宴·····	(44)
融安县举办桥牌赛的迎宾宴·····	(45)
东兰县又尝新·····	(46)
黎塘吃烤老鼠·····	(47)
崇左壮族李县长·····	(48)

卜算子·见壮族女代表有感·····	(49)
推荐壮家后生·····	(50)
天下谁人不识君·····	(51)

三、情系桑梓

丁卯春过重庆四首·····	(52)
谢同学饯行·····	(52)
访沙坪坝石门坎·····	(53)
在复兴关忆一九四二年蒋介石检阅沙磁区大专学生·····	(53)
道门坎忆杨仲昭·····	(53)
丁卯春过资阳县两首·····	(54)
回乡扫双亲墓·····	(54)
会晤抗战时在重庆的女同乡·····	(54)
丁卯春成都小留五首·····	(55)
游望江楼·····	(55)
赠陈吉康·····	(55)
访杨峥嵘·····	(56)
在廖晓鹰新房示新郎·····	(56)
致廖晓岗·····	(56)
复徐乾宏兄·····	(57)
龙年向廖顺江贺春·····	(58)
题四川《龙门阵》杂志·····	(59)
致成都马幼骅·····	(60)
九寨沟七日游六首·····	(61)
去途所遇·····	(61)
黄龙寺·····	(61)

九寨沟·····	(62)
归途校场塌方·····	(62)
绵虬受阻·····	(62)
过安澜桥逗游客·····	(63)
庚辰清明节桑梓行纪实七首·····	(64)
游成都·····	(64)
临江扫墓·····	(64)
乡村贺寿·····	(65)
游母亲河·····	(65)
泼妇奇才·····	(65)
大足石窟·····	(66)
邮亭鲫鱼·····	(66)

四、不忘摇篮

过上海访格致中学高校长·····	(67)
致高润华·····	(69)
过上海访闸电旧识·····	(70)
贺王兼士八八寿两首·····	(71)
忆李庄·····	(72)
贺同济大学李国豪老师八十大寿·····	(73)
向周元桢老师贺春·····	(74)
丁丑孟夏上海行四首·····	(75)
同济大学 90 周年校庆·····	(75)
回到闸北发电厂·····	(75)
游上海市容·····	(76)
访友留影·····	(76)

丁山宴聚·····	(78)
迎党庆看上海·····	(80)

五、人走茶温

难忘的两年半·····	(81)
接朱介澍信有感·····	(82)
贺《昆明院报》出版 100 期·····	(83)
应邀偕妻赴昆明院参加四十周年院庆·····	(84)
参观昆明世博会有感·····	(85)
躲避旧属·····	(86)

六、西部之旅

古都西安四首·····	(87)
看秦腔“千古帝业”·····	(87)
访乾陵有感·····	(87)
赴友家家宴·····	(88)
对接待国外旅游者氛围有感·····	(88)
吐鲁番风情十四首·····	(89)
榆树·····	(89)
骆驼·····	(89)
戈壁行·····	(90)
火焰山·····	(90)
土峪沟·····	(90)
低吐鲁番·····	(90)
燥吐鲁番·····	(90)
讲经台怀古·····	(91)

墓内壁画敬器	(91)
坎儿井	(91)
风房	(91)
建筑艺术	(91)
晚宴	(92)
晚会	(92)
西藏之行四首	(93)
由贡嘎机场至拉萨市	(93)
喜听多吉才让讲话	(94)
逛八廓街	(95)
归途飞越横断山	(95)

七、南游观光

再访广东感怀	(96)
参观大亚湾核电站	(97)
在广州市过春节	(98)
海南岛四首	(99)
悼念李硕勋烈士	(100)
综观海南岛	(100)
宋耀如故居	(101)
五公祠楹联	(101)

八、访意大利

飞往罗马途中	(102)
参加文化与科技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有感	(103)
游威尼斯	(104)

赶夜路到安城的斯特纳巴可餐馆就餐	(105)
古城罗马风情	(106)
归程在香港小住	(107)

一、悼先“走”者

卜算子·悼邓小平同志

一九九七年二月廿日

惊闻巨星沉，
举国悲声放。
奋斗终身不畏劳，
未负人民望。

润之老辞归，
幸有擎天仗。
大略雄才挽骇澜，
改革加开放。

附： 一九七七年庆复出
三起复三倾，
棉里藏金棒。
雪化青松更挺扬，
重树擎天仗。

一夜绽群花，
四海春光荡。
总理主席委员长，
挥手九天上。



1989年春在南宁西园饭店陪胡耀邦打桥牌。

悼胡耀邦同志三首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八年底经张家界来南宁休息，我陪他打桥牌。他一九八九年春离邕返京时，给我联络电话，嘱去京时再找他打桥牌。四月十五日夜我在6次列车广播中闻他逝世，夜不能寐，赋诗一首。留京期间，与举市共哀。当年冬应中南水电设计院邀游张家界，再想起胡耀邦。

(一) *

波传噩耗似惊雷，
大气含哀月色灰。
湘赣揭竿红小鬼，
京华主事共团魁。

枕戈待旦察魔变，
驱雾彰天振党威。
桥友新别兴未尽，
桌牌恭候梦魂归。

(二)

古城何怅怅，仰首怨穹苍。
悼者如流云，哀联四处张。
太原平战火，青海访边乡。
十里人潮涌，汪汪送耀邦。

(三)

鬼斧神工几度秋，
奇峰异石一瞥收。
去冬有幸张家界，
将陨巨星辉满沟。

* 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附文发表在《今日广西》
1999/8和《龙门阵》1999/10。

悼李代耕同志

我一九八五年初在旅途中闻水电部副部长李代耕逝世，当即赋诗寄其遗孀叶英同志致哀。

噩耗途闻哭代耕，
如烟往事泪倾盆。
相逢海上新风唱，^①
诀伴棕园片贝吟。
叹我常挥行者棒，
感君善辨子期琴。^②
良师鹤化音容永，
继志三阳慰乃英。

① 李是上海电力局第一任局长，抓住我不放，任我为闸北电厂厂长，叫我试行一长制。至一九五六年，上下都整我反党，他以电力工业部副部长之位对上海电业党委说，他负翁试行一长制的全部责任，并及时把我调去了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我若不被调走，上海反右时肯定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② 我同李经常有联系，并听他指导。一九八〇年我一调到电力工业部他就对我说，我只宜在基层做开拓性工作难于应付上层机关复杂的人事关系，促我坚决要求离京再返基层。

悼王英先同志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接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讣告，以此诗寄追悼会并转其家属。

政技论谈推两篇，^①
五强葛坝恨无缘。^②
海滨作伴游盈月，^③
遥奠相知目涌泉。

① 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时，王是工农干部出身的第一分局党委书记，我是知识分子技术处长，彼此结合甚洽。在第一次局党代会上，印发各组讨论的，除党委书记张海峰的党委工作报告外，就是王和我两人的各自发言。

② “大跃进”拟上五强溪水电站，王主动邀我去共事，未遂。葛洲坝工程开工时王任政委，又曾洽调我前去共事，又未遂。

③ 一九八三年夏，我俩未约，但都同去了水电部北戴河疗养院疗养。每天都结伴去海滨游泳。